

世間財富人欣慕  
人慾侵奪實無常  
唯是覺道恆常存  
出世法財無倫比

應該瞭解了，法每天在聽，我們能夠瞭解到，世間財物實在是無常。世間財物引出我們無限量的欲念，也引出了我們無量數的煩惱，這就是世間的財富。什麼人對財富有滿足的時候呢？永遠就是不滿足！不過人偏偏總是欣慕「欣慕財富」，那個人、某某人很有錢，很富有，賺錢就像水溢進來一樣，很欣慕他，大家都在欣慕。但也有人的「慾」，就是「侵奪」。有錢的人，怕人知道他很有錢，怕人家知道他財產多，有的人很怕，很懼怕。為什麼呢？他就說，現在的人很嫉妒有錢人。我若是有錢人，出門很擔心！擔心什麼？說出了很多，不管是親戚朋友，不管是不認識的人，聽到某某人。他說，我有經歷過幾次的危險，聽起來覺得，有錢也是很辛苦。常說過，在幾十年前，有位富貴人家的貴夫人，確實很有錢。不只有錢，家裡的布置都是寶，珠寶、玉、古董，布置的家裡真的很堂皇。

甚至若出來，有時候我去台北，委員就會帶她來，全身「珠光寶氣」。但是她回去的時間，一定要在三點以前要離開，我問：「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時間回去？」等她離開之後，就有人這樣跟我說，「師父，她不能太晚回去，因為她的家有層層守衛，還有她有保鏢跟著她來。」為什麼就要這樣？師父，妳都沒有看到她身上的東西？有啊！你知道她身上的東西值多少錢？光是手上戴的那三、四樣珠寶，就值幾百萬。那個時候的幾百萬，可買好幾棟的樓房。但是，為什麼她要這麼早回去？因為保鏢要換班，所以她要趕快回去。何必要這麼辛苦？

有一回，這位委員開車在路上時跟我說，師父，某某人她就住在這裡。她一直拜託我，「師父可不可順路經過她家一下，我想就彎一下，順路，現在我們已經在她家門口了，要下來嗎？」我說：「唉阿，需要這樣嗎？」她說：她對慈濟很支持，師父我們現在要蓋醫院，她說師父若進她家走一下，她要發心。我下去走一下，她就會發心，這是真的嗎？她是這樣說。下車吧！我是專程彎過來的。那時總是為了蓋醫院，既然已專程彎過來了，我就下去了！進到她家，一道一道的警衛。進到她的房子，她的房子是「挑空」，一般人的房子，哪有人

「挑空這麼高」。窗簾是用珠簾，真的是「珠簾寶器」，甚至還帶我到樓上走一下，裡面就如「故宮」，用瓷所做的格子，所放的東西有玉、珊瑚，很多的寶石，雕刻的很美，很多，心越看，越覺得，可憐的人生，像這樣，平常她還能去哪裡？

除了在家裡欣賞這些東西，出門就要這麼多人顧著她，時間還這樣不自由，覺得很可惜！這麼好的人生，這些東西若能夠不放在這，這些東西能救多少人？是啊！真的可以救很多人。但可惜，將這些東西放在這裡，讓她這麼不自由。把這些東西放在身上，戴在脖子上，穿戴在手指上，因為這樣才需這麼多人保護，還要輪時間請這麼多人來顧。同樣是一個人，何苦啊！事隔這麼久了，其實她也發心，發過大心，那時候為了蓋醫院，她也捐了幾百萬，她就是這樣在付出。不過這對她的力量來說，只是冰山一角，恆河沙裡的一把沙，但還是很感恩！只是要讓法入她的心很不簡單，因為要是跟她說法，她所說的，就只是家務事，所以「富貴學道難」。我對這位貴夫人，腦海中有時看見人間財富，就會想到她。

幾年前，帶我去看的那位委員會跟我說，「師父，你知道某某人，現在很苦！」怎麼苦？先生已經離開她。為什麼？先生本來就有好幾個家庭，她只是幾個家庭其中一個而已。先生現在很少回來，她很「怨嘆」（哀怨悲嘆），每天就是「愁容滿面」，無法「梳妝打扮」。現在在家中，真的是一位「黃臉婆」，完全都失去了她的光彩。又經過幾年後，我又問起，某某現在過的如何？先生有一段時間都回到她家，那這樣是不是恢復她過去的生活？是！恢復了過去，不過先生已經病了，要她照顧，照顧的很辛苦。又過了一年多，跟我說，先生已經往生。孩子各有自己的事業，現在這家庭，雖然同樣這麼堂皇，寶氣珠簾，她卻每天「以淚洗面」。我就說，「常常去看看她，說些法給他聽，帶錄音帶給她聽吧！師父，過去是因為風光享受聽不進去，現在是內心充滿煩惱，孩子不孝順，先生往生，她的生活沒一個方向，怎麼跟她說？她內心已都是「煩惱」，去她家，都聽她唸很多很多的事，沒機會讓我跟她說話。用現在人的話，是不是得了憂鬱症？而她也在幾前往生了。

像這樣，世間財富，有的人很羨慕這樣的財富。卻是人的心慾，一直擁有這些東西，多還要更多。能得到寵愛，我就全身裝扮得很華貴，這是為了得人寵愛。其實，這是無常！為了這樣，她要受到重重受到保護，說好聽一點叫「保護」，其實是不斷「受人監視」，去哪裡都很不自由。「限時，限於那空間」，真的很不自由，且心就是怕，怕

被人搶奪。確實就是怕人搶奪，因周圍有情敵在，他的先生還有其它家庭，所以她很怕，這「情與愛被人奪走」。有一段時間她很憂鬱，但是等到人回來的時候，已經病重了。醫院、家裡，醫院、家裡，照顧得很辛苦，人生不就是這樣無常。

所以有一回，佛陀在舍衛國，波斯匿王是一位信佛虔誠的佛教徒。有一天他靜靜坐下來的時候，忽然間他想到三件事情不可愛。什麼是不可愛的事情呢？那就是「念老可憎恨，念病不可愛，念死是不可追念過去」。這種生老病死的人生，知道出生時，很風光，大家很歡喜。在富貴宮廷中享受，但是慢慢老紀大了，自己靜靜想來，少年的時代，一直在不知覺中，老年就來，體態老邁，身體感覺不斷衰弱，所擔心的，就是什麼時候會死呢？這是他最煩惱的。所以說，「老很可憎，病不可愛，死無法追念」。何時會死？死是他內心最大的威脅。所以跟佛陀請教，靜靜坐下來的時候，竟然有這三種念。生下來時很風光，當然這是他的人生，但是到老來、病來，死將近時，很可怕，很不可愛！

佛陀就開始說，是啊！人生，任何人都逃不過「老病死」。若不是為了老病死，佛怎需要出現人間？可惜人人就在這老病死中不知覺，產生很多的煩惱，造了很多業力。所以佛才出現人間，向人間說法。「人」，若能來人間聽佛法入心，「唯是覺道恆常存」。「覺」，聽法之後能夠覺悟，慧命成長，這就沒有老病死的觀念，沒有老病死的威脅，這就是需要有法，「法」才能恆常存。這就是「出世的法財」，人人只「追求世間財物」，「忽視了出世的法財」。不知道「出世的法財才是永恆」，法入我們的心後，成長了我們的慧命，這才是永遠，才是無量無數，無可譬喻，才是很長久的東西，所以我們學佛真的要用心。近代的人生，像這樣親眼看到，受到情愛的繩子綑綁，受到財富（限制），讓他的行動不自由。但是他的心，就是要執著擁有這些東西，一輩子所有的財富，後來往生了，那間珠簾寶氣房子，裡面這麼多東西，到底誰接去了呢？是不是他很怨嘆，不孝的兒子接去呢？還是到哪裡去了？她帶不走啊！這是現在我們眼睛所見到的人生，死了，過去的人生。

古代佛陀的時代，貴為國王的波斯匿王，他對老病死有覺悟，懂得去問佛陀，佛法入心，他可以取向覺道，體會人間，本來就是無常，唯有出世的財富，才是真正的價值。所以波斯匿王在佛陀時代，擁有江山，威風一世。但他接受佛法，所以得到永恆的法財。經典中有很多波斯匿王的故事，那種虔誠擁護佛法，經過這麼久的時間，還

是受人敬重。人生無常，這二天的經典不也是這樣說嗎？過去在人天，或者是五道，或者是四生，這樣在輪轉。好不容易遇到佛法，他雖然遇到了佛法，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到無量的法財入心？當然這是「佛陀跟弟子在人間，現相教育我們後代」。我們應該要好好用心，現在聽到法，一定要接受，大法入心！所以上面文就這樣說，「中止一城」，長者在找孩子，這樣到了一個地方停下來。那個孩子四處流浪，也慢慢到這城裡來，「其家大富，財寶無量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玻璃、珠等，其諸倉庫，悉皆盈溢。」這是前面的文，以下接著說…

經文：「多有僮僕，臣佐吏民，象馬車乘，牛羊無數，出入息利，乃遍他國，商估賈客，亦甚眾多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多有僮僕，臣佐吏民」；喻富人僮僕之多，並有執事治理權勢力大之臣佐吏民，眾多無量。

尤其是「多有童僕」，因為那位長者要找孩子，有這麼多家財，但還是不知道孩子在哪裡？

這位長者，在這個家庭這麼富有，在這個城中這麼有錢，所以「多有童僕、臣佐吏民」；童僕、臣佐吏民是譬喻富人，很有錢很有錢的人，他的隨從很多，身邊的人很多，還有「執事治理」家務事的人。很有錢的人，他有他的家臣，有很多家中管理行政的人，很多隨身的人，代替他執事，整理家政、財務等等的人也很多。這些人都很有權，也很有勢力。看看很多大企業家，他要請很多總經理，或請很多執事，都是很有權力的人。這比如現在的大富人，很多錢的人，很多一級主管、二級主管，各有職位，各有責任與權力。所以說「治理權勢力大」，名叫做「臣佐吏民」。「隨從在身邊的人，叫『童僕』，還有治理這些事的人，叫『臣佐吏民』。」

\*「喻佛之方便法，以佐正智。佛之十力為臣，四無畏為佐，大智圓萬法具。」

\*「十力」：指如來所具有的十種力用；

- 一、知覺處非處智力；
- 二、知三世業報智力；

- 三、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；
- 四、知諸根勝劣智力；
- 五、知種種解智力；
- 六、知種種界智力；
- 七、知一切至道智力；
- 八、知天眼無礙智力；
- 九、知宿命無漏智力；
- 十、知永斷習氣智力。

這裡面包含很豐富的法，「譬如佛之方便法」，就是佐正，就是幫助，是一「正智」。因為事業要推動的好，需要一些「智囊團」，要有這樣的人。這就是表示在周圍幫助，料理家政、料理事業的人，就是譬喻佛用種種「方便法」來幫助他。用智慧來隨機逗教，看看這些人，是什麼樣的根機，需要用什麼法去教育。這是發揮佛陀方便的智慧，所以叫做『佐』，就是『正智』。向佛來解釋，這就是正智。佛之十力為臣，四無畏為佐。「十力」就是表示「如來所具有十種的力量」，佛陀有十種力，這十力如下：

第一：「知覺處非處智力」，他知道所處非處的智力，我們人自己如何來不知道，但是佛陀知道。自己從「兜率」下來，從皇宮展開「一大事因緣」，在人間「八相」，在人間「成道說法」，一直到「涅槃」，這是佛陀「知覺處非處智力」。倒駕慈航，來來回回，不管是「六道」，他到處去救度眾生，這是他自己篤定這樣去做，不像凡夫由不得自己。

第二：「知三世業報智力」，這是瞭解「三世業」，人間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等等。人的來去、四生六道來去，還有人間煩惱，無不都是「從欲、從色、從塵沙惑」，累積過來。這都是佛陀很清楚人間事，甚至三世業力，可以向人人「分析過去」，還有「說現在」，甚至「教導未來」。

第三：「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」，教導人人如何脫離塵沙、煩惱、無明、欲念，能夠心力歸一，佛陀的方法，要來教育眾生的力量。

第四：「知諸根勝劣智力」，知道眾生的根機，什麼樣眾生，在什麼因緣，用什麼法來度他，這就是佛陀的「智」。度眾生必定要「觀機逗教」，適應眾生的根機，也適應那個時間，「非時難度，非機難入」。所以一定要瞭解眾生的根機，瞭解因緣是不是成熟，這種的智力，眾生

根機勝劣，他都要很清楚。

第五：「知種種解智力」，眾生種種的智，佛陀都分辨的很清楚，是「大根機、小根器」，這佛陀都很清楚。

第六：「知種種界智力」，從「天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」等等，甚至修行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」等等，這些「界的智力」他都可以瞭解。這是佛陀他對所有眾生的「種種界」都很清楚，如果不清楚，就無法來教育眾生。

第七：「知一切至道智力」，這個人是不是到這樣的「道力」，有沒有到這樣的「智慧」，他一看就瞭解。這要如何教育根機，教育到適應他的根機，要用心。

第八：「知天眼無礙智力」，眼界是不是看很開闊？有的眾生，眼界看很近，看很窄。有的心可以懷著大智立宏願，他就要應這樣的根機，有發大心、立宏願，眼界看很開，就要用大法。如果看很近的人，就用輕輕的小法。這種天眼，不是說能看到哪裡，是說我們的『眼界』，我們的『知見』，就是天眼。有的人「知見無礙」，有的人知見就是受障礙，那種小心眼、小根機，這種要修行實在很難，就是受「業障遮蔽」。

第九：「知宿命無漏智力」，知道宿命，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

第十：「知永斷習氣智力」，永斷習氣，可見已知道習氣難斷。我們常常說，「有什麼行可以修？最重要就是斷習氣」。就是因習氣難斷，我們才會小心眼，心眼這樣小，才會這麼多的計較，這麼多的煩惱，這麼多無明將我們遮蔽，讓我們塵沙惑很多，讓我們迷惑的事情很多，就是因為我們煩惱習氣沒斷，這都是我們眾生的毛病。

佛陀瞭解眾生的毛病，他用這十種力透徹瞭解，應我們的根機來度，這就是他的力量。甚至還有「四無畏」。

＊「四無畏」

一、一切智無所畏

二、漏盡無所畏

三、說障道無所畏

四、說盡苦道無所畏

第一：「一切智無所畏」，佛陀一切智無所畏，來人間不管遇到什麼樣的環境，他的心都很自在。那怕在佛世時代，外道教一直要侵奪，破壞佛法，因為（佛教是）新興的宗教，很多的宗教怕佛法太過廣大，對他們的宗教不利。所以外道教，想盡辦法要來破壞僧團，傷害佛陀。裡面故事也很多，但是佛陀既然覺悟，就無畏，一切智無所畏。

第二，「漏盡無所畏」，他已經沒有煩惱，所有的煩惱都已去除，塵沙惑完全清淨。還記得二、三天前說的，「九識」已經是真如本性，什麼樣的東西都無法污染他，所以完全清淨，「漏盡煩惱」所以無所畏。這些煩惱完全去除，已經到無漏，「漏盡就是斷煩惱」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來污染。我們若是智慧充足，沒有「加、減」，不增不減，智慧就不斷在我們腦海中產生，就像「湧泉」，智慧永不窮盡。但現在的人都說，年紀大了，有失憶症。「佛陀就沒有失憶症，他就是沒煩惱，所以不增不減」，回歸佛陀的「本性」。真如本性，一切法的原理，如同湧泉一般，所以他已經「漏盡無所畏」。

第三：「說障道無所畏」，很多障礙的道，佛陀的道理，有辦法破除很多外道教，邪知邪見。或是凡夫很多重重煩惱，他都有辦法，用種種法，破除我們的煩惱障，用種種法，破除邪道的障礙。這是佛陀所得的，「說障道無所畏」。面對邪思邪見的外道教，他一點都沒畏懼。面對那種「執著、煩惱」的眾生，佛陀也是「用盡方法來分析」。

第四：「說盡苦道無所畏」，眾生苦啊，如波斯匿王在佛法中，接受佛陀的教法，體會人生生命的過程，生下來時享受一切，榮華富貴、權力都有，但是敵不過「老病死」。他心中有佛，所以來請教佛陀，佛陀能一一為他解釋，讓他看透老病死的恐懼，這是佛陀所說法。雖然人間沒有一個人可以離開「四苦」，生老病死苦。這是任何人逃不開的，只要我們法入心來，向著死不畏懼，向著病他甘願。

這次（行腳）在台北，有一位很資深的委員，向醫院請假，由女兒、女婿、兒子陪伴而來，向我說，師父我現在住在「心蓮病房」，我請假出來，只是要向師父要求一件事情，要求我「過往後」，身體可以做解剖，我（希望我）的身體可以做「大體老師」，若是條件不夠，（至少）讓我可以做病理解剖，希望可以回師父身邊，我僅是做這樣的要求而已。看她滿面春風，笑得很燦爛。女兒、兒子、女婿圍繞在她身邊，她就又跟我說，師父我帶他們來，是要當師父的面前，說出我的心願是這樣。我還有一個願，「希望我的會員，能夠由我女兒接續

起來，希望兒子可以進來慈誠隊，教聯會、受證，因為兒子是老師。希望女婿可以讓我女兒接我的這些會員，女婿點頭，我丈母娘平時很疼我，她所說的道理我都很能接受。我的太太，丈母娘把她教得很好，來給我，所以她很有慈濟精神，我願意支持我太太。我就說，不只是支持你太太，你自己本身？我感覺這個大團體（很好），我願意！兒子又跟我說：「師公，我在媽媽面前，要跟師公發願，從現在開始，要培訓、要受證。」

母親聽後非常高興，剛好新店慈院的院長在旁邊，我就說，「院長你有聽到，最後一天，看是不是可以做無語良師？如果沒辦法就做解剖。」他說，沒問題！其實她是沒有這個條件可以做無語良師，「因為太瘦了」，但是「最後」，她要做解剖，雖不是有什麼生理上特殊（病症），還是讓他做解剖，讓年輕（的醫生）在她身上操刀，也做一次訓練。所以到最後，幾天前她往生了，真的就依這心願完成，後來骨灰送回來，了了她一生的願。人生就是這樣，有佛法，她生死自在，這種四無畏，到了「生死」，她還是無所謂，而且已盡了「苦道」；老病死！她還是一樣，「功德款還在收」，到「最後」的這個時候，在我面前交給她的女兒，你看人間可以做到這樣？修行不是很遙遠的事情，其實只要我們發心，這就是佛法已入她的心。

＊「四無畏為佐，大智圓萬法具。」

＊「又佛初成道，說華嚴大乘，聞法者，多有天主天人，此是外凡，喻為僮傭的僮僕。」

＊「圓十信，因入佛教海，修無量法門，欲從凡入聖，以信為先導，終至願心，喻初心菩薩為內凡的吏民。圓十聖菩薩喻為臣佐，佛即法王。」

所以「四無畏為佐」，這是佛陀的智慧，可以成就「大智圓滿，萬行具足」，這就是「佛智」。佛陀從初成道說《華嚴》大乘法，聽法的人多數是「天人、菩薩」等等，這是「外凡」，外凡譬喻僮傭的僮僕。「十信位」，所以〈信解品〉注重「信」，「十信若圓滿，我們入佛教海，修無量法門」，這就是「信解」。我們的信已堅定，我們可以入佛教海，修無量法門。這樣「從凡入聖，以信為先導」，要從「凡夫到聖人的境地，必定要從信」。「信」就是「道源功德母，能夠長養我們諸善根」。所以再啟發我們的願心，有了願心，就是譬喻發心，「初發心的菩薩，就是內凡」。初發心還沒有真正解脫，現才在到十「信位」而

已，所以譬喻為「吏民」，開始發心的人，還是在「內凡」。已經在修行範圍裡面，但是初發心的人。能夠到達到「圓十聖菩薩」，這是譬喻「臣佐」。菩薩已經可以幫助佛陀來教化眾生，這叫做臣佐。當然這就要很（用心）修行，學佛總是這樣，一步一步，要有「十力」、「四無畏」，這樣力量才有辦法慢慢向著佛的境地靠近，「世間就算財富再多，都不及出世間的法財」，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呀！

【參考資料】：典故摘自《別譯雜阿含經·卷四》

### \*「老病死苦常隨逐」

過去，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弘法。一天，波斯匿王在閒靜處，作如是思惟：「世間上有三種法，是可憎、不可愛、不可追念的。何謂可憎呢？就是老；何謂不可愛？就是病；何謂不可追念，就是死。」

波斯匿王作是思惟後，就起身前往佛所，頂禮佛陀後於一旁坐下，向佛請示：「世尊，我於靜處思惟，世間有三種法，一者可憎，二者不可愛，三者不可追念。可憎的是老，不可愛的是病，而不可追念的則是死，請佛陀為弟子開示。」

佛陀表示：「大王的體悟非常好，老、病、死確實如你所說，是可憎、不可愛、不可追念的。如果世間上沒有老、病、死，如來就不會出現於世，也不需為世人說法。但因世間有老、病、死三事，如來才會出現於世，為諸眾生說如來所證之法，以及調伏之法。」

佛陀接著又說：「大王的車子裝飾得如此珍貴莊嚴，但是用久了，色彩就會斑駁、脫落、敗壞，如同我們的色身也將經歷衰老。但大王你要知道，正法歷久不變，是不會衰老的。即使是端正殊妙的色身，都會因老而敗壞。假使壽滿百年，終將踏上死亡之路；而病痛則會剝奪人的力氣，令人衰弱無力。年老就意謂著邁向死亡，因此要常樂於禪定，收攝身心，精勤用功，了知有生必有死，戰勝老病死諸魔境，跨越生死此岸，到達清涼解脫的彼岸。」佛說法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